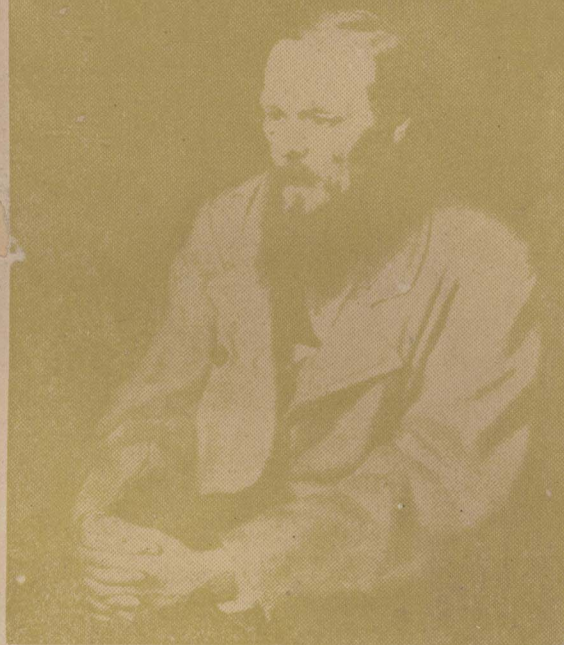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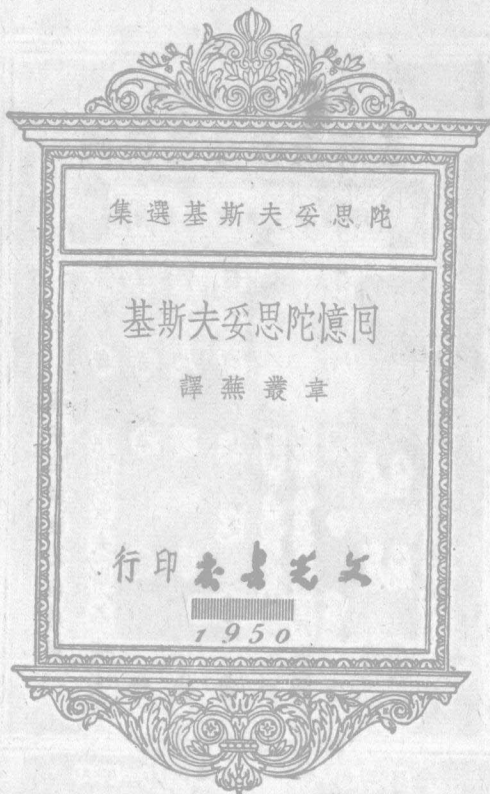



*Fyodor Dostoevsky*

著人夫基斯夫妥思陀

譯 蕪 叢 章

行 印 本 志 文



集選基斯夫妥思陀

基斯夫妥思陀憶回

譯 燕 叢 章

行印書書文



1950

集著基斯夫妥思陀  
基斯夫妥思陀憶同

印翻准不★權作著有

基本定價叁元伍角正

陀思妥夫斯基夫人

著者

章叢

燕

發行人

陸夢

生

發行所

七  
光  
書  
店

總店：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
分店：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

分發所

聯營書店

上海 瀋陽 漢口  
北京 廣州 重慶

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(滬)

總 2740—60

(96 p.) 1—3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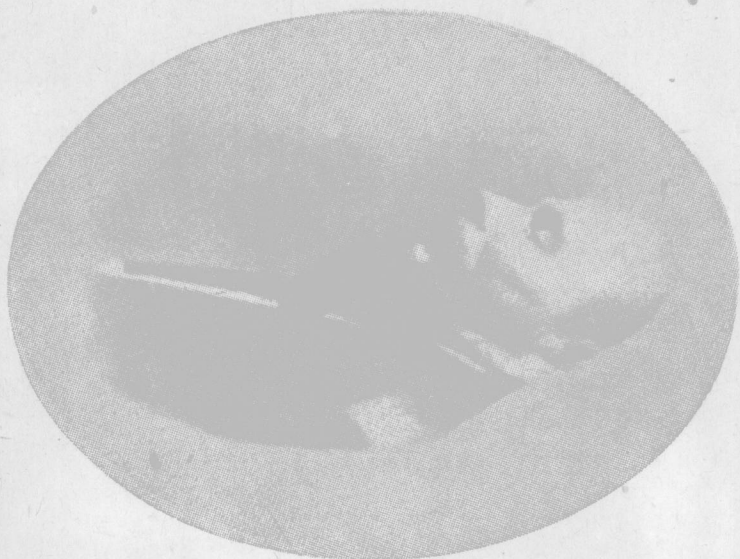


陀思妥夫斯基 莫斯科 一八八〇年

陀思妥夫斯·基生·地

(莫斯科科貧民工廠醫院)





陀思妥夫斯基在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逝世



陀思妥夫斯基夫人和孩子們在彼得堡他的墓旁

# 目次

回憶陀思妥夫斯基·····	一
陀思妥夫斯基致兄書·····	五三
陀思妥夫斯基年譜·····	六三



## 前記

安那·格列葛列夫那·陀思妥夫斯基 (Anna Gregorevna Dostoevsky)，娘家姓尼金 (Snitkin)，練習作速記生。在一八六六年她學完了，當陀思妥夫斯基趕緊完成「賭徒」的時候，她做她的書記。在一八六六年整整一個十月，他口述着，她寫着，他們在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結婚，所用儀式很使新婦滿意。她在她的回憶有一段子描寫當時情景，直到如今還未發表過：

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 (Fiodor Mihajlovich) 事情辦的好：禮拜堂燈光輝煌，一組堂皇的歌詠隊唱着，還有一羣穿得華美的賓客；但是這一切我只是後來才知道，由別人告訴我的：因為直到儀式差不多行過一半了，我覺得彷彿自己在一陣迷霧中似的，我機械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，我對於牧師的問話的答辭人家幾乎都聽不見。我甚且並沒有注意，我們兩個誰在先踏上粉紅的絲墊——我想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

在先；因為我一生都向他讓步。只是在聖餐以後我的頭腦才變清楚，我開始虔誠地禱告。以後人人告訴我道，在婚禮期間我的臉孔蒼白得可怕。……

兩個月以後，在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四日，兩夫婦便離開俄羅斯，最初到德列思登 (Dresden)，立意只在外邊住三四個月。不過，環境（在陀思妥夫斯基致馬意闊夫的信中充分表明一些了。）使他們耽擱直到一八七一年春才回來。在那時候，陀思妥夫斯基病的很，而且非常想家鄉，這從他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致思特拉哈夫 (Strahov) 信中可以看出的：

「我病了些時了，而尤其是我在癲癇病症發後感覺得想家鄉，當我有好久不發一次癲症，於是忽然發作了，我便感覺一陣非常的懷鄉病，一陣必然的懷鄉病。這驅使我絕望。先前這種抑鬱在發癲症以後常持續三天，然而現在卻持續七八天了；但是我在德列思登那些時候，比在別的任何地方癲症發作的都稀少些。第二，還有對於工作的渴望。我一定要往俄羅斯去，雖然我十分不慣於彼得堡的氣候。但是，究竟，無論發生什麼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……我的著作不能成功，尼古萊·尼古列耶

維奇 (Nicolay Nicolaevich)，不然也出產得萬分困難，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呢——我不知道。但是我想這是我需要俄羅斯。無論如何犧牲，我一定要回俄羅斯。……」

在他回俄羅斯六個月以後，他在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寫信給雅饒夫斯基 (S. D. Yanovsky) 道：

「我在國外過了四年——在瑞士，德意志，和意大利，結果弄得討厭極了。我開始帶着恐怖看出來了，我落在俄羅斯後面了：我看三種報，而且和俄羅斯人說話：但是一種什麼東西彷彿我不懂得。我必須回來，用我自己的眼睛看。好，我回來了，我看沒有特別難解的東西，在兩個月內我又明瞭一切事物了！」

但是若果陀思妥夫斯基爲他自己的緣故願回俄羅斯，他尤其更極望這樣辦者，乃是爲着他的妻子的緣故。在致馬意闊夫的信中陀思妥夫斯基寫道：

「在德列思登再住一年是不可能的，萬不能成的。那簡直是以絕望殺死安那·格列葛列夫那就是了，在這方面她不能制止，因爲她害的是純真的懷鄉病。」

這或者不祇是懷鄉病呢；因為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生活是不斷的工作，不斷的焦心。以下諸篇表明她的些許困難；但是還要記得，在陀思妥夫斯基生活最後十四年中，他的創造的活動最輝煌最生產的年代，——安那·格列葛列夫那不但是他的妻子兼真實的朋友，並且（從回憶看出來）也是他的助手，速記生，發行人，財政顧問，兼事物經理。

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回憶（一八七一——一八七二）是從她的三本筆記簿裏取出來的，原本存彼得堡俄國專門學院普希金部。

## 回俄羅斯（一八七一年）

出國外住了四年多以後，我們在一個炎熱的夏天，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，動身回彼得堡。

從瓦薩站我們乘車經過聖三一大禮拜堂，我們的婚禮先前就在那裏面舉行的。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和我自己都在我們自己身上畫十字，我們的小小的女嬰（路保甫〔Lubov〕）看見我們這樣做，也作十字記號。我記得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說：「唔，安列加（Anechka），我們在國外快樂地過了這四年，且不管生活時或是苦的。彼得堡的生活將給我們什麼呢？一切事情在我們面前都在一層霧中！我預見好多困苦，艱難，和煩擾，在我們站穩脚步以前。我僅僅靠着上帝的幫助！」——「爲什麼預先煩惱呢？」我記得我回答道。「讓我們靠着上帝的慈愛。現在主要的事情是我們又到彼得堡了，又到我們的祖國了。」

各種的感情激動我們兩個。在我裏面彌滿着一種無限愉快的感情。我從幼年的時候起就夢想着歐洲的生活，非常快活往那去，而在我們最後兩年在那住的時候，我不但變得對於外國冷淡，幾乎要恨外國了。國外的一切東西——宗教，語言，人民，風俗，習慣，——在我看來不但生疎，乃是仇敵。我失去了俄羅斯的黑的麵包，深的雪，雪車，俄羅斯教堂的鐘聲；一句話，一切從我童年便習慣了的東西。我看見費阿多·陀思妥夫斯基不自惜地工作；我看見他時或接到大宗的款項；但是，因為其中很大部分都給我們的親族了，而且要付我們在出國時所當的東西的利錢，我沒有希望能夠節省一筆大款，在我們回彼得堡時，償還我們的債主，使他們不在一起頭就煩擾我們，好有時間打聽，看我們能怎麼辦，好改善我們的糾纏的境況。我完全明白，只有回家親自辦理，不經居間人，我們纔能解決我們經濟上的事項。並且在我看來，在彼得堡我可以給自己找點工作，作速記生，或作翻譯員，這樣能以找點進項。我又想，我的母親的住宅，在克思特洛莫斯基大街 (Kostromsky Street)，是打算給我的，將到我的手中。若是這樣，我們脫去債務的羈絆將進行的更順利了。我意思立刻把住宅賣掉，償還最緊急的債，其餘

的便由陀思妥夫斯基長篇小說所得的錢分期償還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我那麼十分願意回俄羅斯，然而我們回國的各種阻礙不斷地堆積起來了，最後，我們的錢還不夠回俄羅斯，自己安家。一大筆錢適逢要付我們；但仍然我們不能將就回家。這一部分是因為我們預料在很近的將來家庭要增加一位，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嬰兒太小了，不便在冬天帶回俄羅斯。各種永無完結的困難阻止我們回國，最後，我極端相信，我們若是不離開德國，我們將判定依舊作「違反自己意志的僑居者」。這種觀念是如此不能忍受，我在預料中便承認各種迫切的困苦與不幸，只要是在家裏發生就得，一句話，我在自己的情況中經驗了懷鄉病是什麼一回事了，我不願意我的最大的仇人遇見那種不幸。我盡力向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隱藏我的懷鄉病與我的抑鬱；但是什麼能瞞過他的觀察呢？不能救我脫離國外生活的困苦，於他是一個大的悲傷。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他自己也很覺得失去俄羅斯了：他時常十分深切地愛她。並且，他時常想起來很痛苦的，在國外住這麼長久，他將忘記俄羅斯，不懂得俄羅斯的生活和俄羅斯的真實了。換句話說，他害怕他自己作了他所用以責備都介涅夫的東西的犧牲。「他不能夠僅僅從新聞紙上知道生活，」他有

時向我說。「一個著作家應當一生和她一塊生活；否則他便迷失了！」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很驚慌，惟恐這樣一個長期遠離會於他的文學才情有一種壞影響，會毀害他。而且實在他的文學事業便是他的生平的一切，是他的職業，也是他的惟一謀生的方法。因此我們可以想像，當順利的情況使他能夠回國的時候，他是如何愉快了。

這次我們不容考慮，在很近的將來家庭又要增加一位而使我們停留了。「費阿多·費阿都羅維奇·陀思妥夫斯基 (Fiodor Fiodorovich Dostoievsky) 在一八七一年七月我們回國一個禮拜後出世。」但是我們愉快的感情也和恐懼混合，我們如何能夠理清我們的事務呢。我們欠債約有兩萬五千盧布，然而全部的錢財，在我們到的那一天，只有現錢六十塊盧布和在國外買的兩個箱子。其中一個裝的是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的衣服，他的手稿和筆記簿；另一個裝的是我的東西和小孩子們的。現在我回想那一切，我想在這樣境況中開始新的生活該需要好多精神的力量呵。

在我們初到時候，我們停在大克留顯那街 (Great Konyushenna Street) 商務旅館中，在那里住了兩天。在那里住下去是不應當的，因為家庭就要增加一位，而且也不適



於我們的財力；因此我們便移到愛加特里林斯基大街 (Ekaterininsky Prospect) 的一個住宅去，在那里我們租了四層樓上的兩個帶家具的房間。我們選擇那個鄰境，好使我們的小女兒可以在俞樹波夫公園 (Yusupov Park) 過七八月的炎熱的日子，那公園十分靠近。

在我們到的頭幾天內，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的親族來看我們，我們接待他們很誠懇地。在這最近四年中，愛米利·費阿都羅夫那·陀思妥夫斯基 (Emily Fiodorovna Dostoevsky) 的情形變好些了：她的大兒子小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（我們親族稱呼他「小」以別於我的丈夫「大」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）教着許多報酬很好的音樂功課；她的第二個兒子米海爾·米海羅維奇 (Mihail Mihailovich) 在一個銀行裏做事；她的女兒愛加特里那·米海羅夫那 (Ekaterina Mihailovna) 也有一種職業。因此家庭過的十分舒服。並且，愛米利·費阿多羅夫那在那個時期也常想，費阿多·米海羅維奇自己有家要養了，只能在例外的境况中幫助他。泊凡·亞歷山大羅維奇·伊塞耶夫 (Pavel Alexandrovich Isayev) 是唯一的一位，不能放開這種觀念，「他的父親」（他這樣稱費阿多·